

校园围墙的变迁

我1965年从山东农村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。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,心中充满对大学生活的憧憬,想象着复旦的校门和围墙应该是什么样子,什么风格,散发着怎样的人文气息?我一会想象成威严的高楼大院,一会又想象成美丽的深深庭院。

1965年9月,我乘坐绿皮火车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颠簸,终于在第二天早晨来到繁华的大上海,走出上海火车站(老北站),只见车水马龙,熙熙攘攘。结伴同来的上海体育学院的高中校友带路,经转车,乘上叮叮当当的三路有轨电车,来到复旦国权路校门。举目观看

我曾经梦里想它千百度的校门和围墙,心中不禁泛起些许失望。大门又矮又旧,远不如我中学母校的大门气派,再定睛一看校园围墙,居然是竹篱笆,与我心目中想象的复旦围墙反差太大了。

物理系高年级的学长安排我们住下,用过早餐后,带我们参观校园。校园芳草萋萋,错落有致的教学楼和宿舍楼在成片绿树的掩映中,很有诗意。坐落在邯郸路上的新校门,消融了我心中的遗憾。再看看作为围墙的竹篱笆,好像也顺眼了许多。用来编篱笆的细竹竿



■ “学院风”围墙上的校徽和蔷薇花

都浸过沥青,泛着乌黑油亮的光,一根根竹子被斜编成交错的花纹,疏密有致,有几茎绿草和红黄蓝白紫各色牵牛花攀附其上。墙外是农田,长着绿油油的蔬菜或庄稼,校内有小桥流水,还有天然河浜,学校的西边和北边环绕着河流。我感到校园的竹篱笆墙与环境搭配得天衣无缝,篱笆墙虚实结合,隔而不断,墙内墙外既可互相借景,又能互相衬托,相得益彰。

时光荏苒,转眼到了20世纪的七十年代。复旦的围墙更换成水泥预制板墙,墙内外被彻底隔断,墙外的农田亦逐渐被钢筋水泥的楼房和道路所侵占,水泥墙内侧外侧时有标语口号张贴其上,有时甚至直接用墨汁在墙体上刷标语口号。诗情画意不复存在,同学们倒是增添了一个练习攀爬之地。有些同学晚上到五角场吃八分钱一碗的阳春面,回校时懒得绕道走大门,便从东墙外的国定路(当时还是一条农家土路)纵身攀上水泥墙头,再一跃而下进入校园,虽有违校规,但“法不责众”,一直相安无事。

到1984年4月,学校保卫部门为了消除夜晚东墙常有人翻墙进入校园的隐患,专门抽调学生组织夜间巡逻队,分时段值班巡查。

光阴似箭,师生在教学、科研的忙碌中迎来20世纪九十年代,校园围墙也由黑色铁艺栏杆和间隔红色方形砖柱组成,铁艺栏杆中间镶嵌着圆形的复旦徽标,被称之为“学院风”围墙,恢复了篱笆墙内外通透的优点,四季中会出现“几枝花草出墙来”的美景。

宿舍区的围墙虽然也属于“学院风”,但似乎没有圆形铸铁的“复旦”徽标,有些墙上爬满了攀藤类植物,郁郁葱葱,也很好看。如邯郸校区留学生宿舍楼的围墙上,每逢夏天,绿叶丛中缀满了火红的“凌霄”花。

复旦围墙变迁的故事多多。诗意的篱笆墙已随时代远去,水泥预制板墙也成为过去,当今“学院风”的围墙令人喜爱。复旦人无论在天涯海角,只要见到复旦围墙图片,亲切感和自豪感便油然而生。

刘其真(计算机学院退休教师)

悠悠我思

忆想那些年午后的树影

上海树木葱茏的时节漫长,校园里光华大道梧桐树的绿意能绵延半载,总令从北方小城短暂的春与秋中来到复旦的我,怀念学校里那些日头耀眼、树影斑

卿苑诗云

铸魂

——电影《望道》观后

马思经典播信仰,
精神铸魂传四海。
心有所信能行远,
矢志不渝为中华。
一语穷理见霞彩,
译著宣言凝人脉。
热血先贤开天地,
大道至简唯慷慨。
建党建国富又强,
红色基因永赓续。

张英华(新闻学院1965级校友)

驳的午后。

大二开学时,我搬进邯郸校区2号楼中间朝北的314室。五月以后,我们宿舍很少完全关闭窗户,日日夜夜都容许鸟鸣、微风,与雨水饱满的湿气穿过纱窗,吹进这间朝北而荫蔽清凉的寝室里。

我的床铺在右侧靠里,在每个紧张赶早课的清晨,朝阳先唤醒我对面的室友。属于我的充沛阳光也是有的,那是许多个下午没课、得以回宿舍小憩的午后,西斜的光常常跃动着穿过苍翠交叠的树叶,落在我的脸上。这是我一天中最欢喜的时刻。

这扇窗子面向着也只有3层高的6号宿舍楼。无数个午后,我从上铺撑起身,托腮朝窗外望去,总有背着帆布包、抱着电脑、抬着摄影器材的学生们往来不息,等待日落之后,在课堂、讲座与演出里上演光彩照人的一刻。在我的

记忆中,那些脸庞怀着心事,影子却是雀跃的,印在两栋楼之间被照耀成金色的地面上。

2号楼朝南的一面楼道的公共窗户外,悬着几根结实的铁丝,被女生们抢着在明媚的日子里晒被子。我把被角摆弄成舒展在半空中的羽翼,肩膀也随之探出窗外,阳光透着密密的树杈缝隙洒在身子和被子上。这时,我会发出一声略显倦庸却十分满足的喟叹,“啊,阳光的气息”。

透过这扇窗子,刚好可以俯瞰到排球篮球场,午后总有想挥洒汗水的同学在运球奔跑。学期中,路侧的围栏会被讲座的条幅层层叠叠包裹,红色底的为主,更大型也更肯花心思的会印刷成彩色宽幅。轻快地按着车铃骑过的人会侧头看上一眼,眼底被缤纷的色彩填满,如同我每次看到时,心情斑斓。

最浪漫的楚汉相争 ——观杨丽萍舞蹈剧场《十面埋伏》



舞台上空,数万把金属剪刀悬于头顶,寒光闪烁。金属摩擦碰撞声流淌于空气中,锋利尖锐的刀刃垂直朝着地面,惊悚、冷冽、危机四伏。身着素衣的剪纸师端坐在舞台一隅,似乎与身旁如山般的白色纸屑融为一体,安静地摆弄着剪刀。突然,随剪纸师缓缓高举“静”字,灯灭,幕起。

年初,我前往上海保利大剧院欣赏杨丽萍舞蹈剧场作品《十面埋伏》。这部全新概念舞剧源于古典故事,以中国舞蹈为主调,杨丽萍大胆尝试,是融合行为、装置艺术、民乐及传统戏剧等综合艺术语言创造的全新“舞蹈剧场”。场面华丽和精致,剧情中充满无数多面的隐喻,舞者对身体的控制和运用能力超凡,每一秒的画面美好到窒息。

孤独、爱、伤,这些只有内心才能观看到的活动似乎被搬上舞台,变成一部可以观看无数次的神秘剧,成为我今春印象最深刻的体验。

在熟悉的琵琶古曲《十面埋伏》声中,序幕缓缓拉开,剪刀阵

起,剪刀阵落,十面埋伏,楚歌四起。

灯起灯灭之间,全场已经铺满了红色的羽毛,这是最终的战场。头顶是漫天兵刃,脚下是遍地血泊,项羽最终在机关算尽地生和轰轰烈烈地死中选择了后者。正如剪纸师在谢幕时一直举着的剪刀一样,人与人之间的情感、纠葛剪不断,理还乱。舞者跳动,剪刀发出金属声响,羽毛漫场翻腾……令人震撼的现场舞美意象,投射出古往今来人们内心的起伏,正点了“十面埋伏”主题。

《十面埋伏》是杨丽萍2015年的作品,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,这不是一部单纯的舞剧,而是一台实验性极强的舞蹈剧场。作品创作历时一年多,是杨丽萍继舞剧《孔雀》之后,又一全新概念的舞台作品。充分展现了杨丽萍在舞台艺术创作上的又一次尝试,也是将传统经典艺术融入当代文化语境的一次大胆实践。

董悦璠(新闻学院2021级本科生)

副刊投稿邮箱:
Fudan_media@fudan.edu.cn

光影书画



玉兰送,樱花迎
又见海棠花正好
海棠是春的腮红
带着春日的好气色
春暖花开风景正好
复旦园中柳漾花潮

春色不曾来迟
向往美好的心不曾变老
一如光草旁的垂丝海棠
已经见过了多少冬去春来
温柔的粉白在提醒你我
不要辜负阳春好时节

实习记者 华一苇摄 实习记者 段瑞怀

在那样有点漫长的午后里,心情也偶尔在太过习惯中怠惰。在日复一日的朝阳余晖里,我以为那是一种风平浪静的、明日即是今日的生活,以为夏天永远也不会结束,以为毕业是遥远而无尽的地平线,以为窗外的浓荫会一直帮我遮挡烈日。

忽然之间,岁月已晚,离开复旦快十年。我走向其他城市,去往其他时区,又一次一次地在午后醒来,在灰白色的工作格子间,

在去往目的地的高铁飞机上,看见的是电脑上没有打下句号的文档,或者是辽远的天际线。

一滴水,涌入社会的宽广海洋,依然度着忙碌的、充实的、焦急的、悠闲的午后,却总惦记着让它自由穿梭的那条河流。树影静静地投下来。

邯郸校园葱绿浓郁的树影,一直掩映着我的生活。

杨雯(环境科学与工程系2011级)